

深

度
同
責

SHENDUWENZE

普今／李朵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深度问责

普今 / 李朵◎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度问责/普今, 李朵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039 - 3739 - 2

I. 深… II. 普…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3952 号

深度问责

著 者 普 今 李 朵

责任编辑 仲 江

责任校对 张 莉

装帧设计 雪 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739 - 2/I · 1677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主要人物及人物关系表

罗 纪	男	二十七岁	美籍华人，熠州私立学校校长，曾经是阳光的哈佛男生，因为女友水冰清在美国惨遭奸杀，性格突然变得忧郁内敛，沉默寡言。为完成女友的夙愿，他只身来到故乡熠州创办中国潜能学校和中国潜能学府，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千般阻挠。
水冰清	女	二十二岁	中国留美学生，冰雪聪明，纯洁美丽，罗纪前女友，在美国惨遭奸杀。她只活在罗纪的回忆之中。
颜 夕	女	二十四岁	美丽而善良的熠州一中教师，因为教育理念不同而与男友章洋龃龉不合。她夹在理想与现实之中痛苦不堪，却得不到男友的理解。
罗育恒	男	六十二岁	美籍华人，罗纪之父，世界百强美国罗氏企业董事长，性格刚烈。因为父母在“文革”中含冤屈死，对祖国的成见久久不肯消退。

蔡敏雅	女	五十五岁	美籍华人，罗纪之母。
颜开顺	男	六十一岁	颜夕之父，一个国企退休工人。
洪 峰	男	四十一岁	熠州市市委书记，罗纪的忘年之交。主政时在熠州尝试多方面的改革。
禹静波	男	四十三岁	熠州市市长。因为没能当上市委书记而对洪峰耿耿于怀。
章 洋	男	二十七岁	熠州市教育局局长，颜夕前男友。因颜夕与罗纪有来往，从此对罗纪和潜能学校剑拔弩张。
章庆功	男	五十六岁	章洋之父，闽江省代省委书记，即将达到权力的顶峰。
石 天	男	十六岁	熠州一中学生。偏科，却是文学天才。
洪 颜	女	十六岁	熠州一中学生。市委书记洪峰之女，石天的同学。
黄卫东	男	五十一岁	中央政策研究室调研员，前来熠州调研洪峰的行政体制改革政策。

题 记

2008年，行政问责风暴波及全国，大批政府公职人员被问责：因为“三鹿”牌奶粉恶性事件，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河北省委免去吴显国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的职务；因河南省登封市广贸工贸有限公司新丰二矿“9·21”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登封市市长被建议免职；9月21日晚，深圳市委市政府对“9·20”特大火灾事故责任人做出处理，深圳市龙岗区副区长黄海广被免职；浙江海宁市市长因“2·15”特大火灾引咎辞职；四川高县委书记、县长因退耕还林政策不落实引咎辞职……

9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一些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群众生命安全麻木不仁。

9月20日，温家宝总理强调，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并指出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要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问责风暴相继刮起；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面对问责风暴，中国何去何从？

中国行政问责制如何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特殊国情值得我们探讨和分析，因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contents
目录

冻度问责

- 第一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 / 1
- 第二章 醉卧沙场君莫笑 / 12
- 第三章 此情可待成追忆 / 38
- 第四章 梦里不知身是客 / 61
- 第五章 来如春梦几多时 / 89
- 第六章 早起前山路正长 / 122
- 第七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 140
- 第八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 / 171
- 第九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 / 188
- 第十章 奈何明月照沟渠 / 197
- 第十一章 红烛潋滟唤英雄 / 230
- 第十二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 / 247
- 第十三章 一朝天子一朝臣 / 256
- 第十四章 秋风秋雨愁煞人 / 276
- 第十五章 水能载舟亦覆舟 / 285

第一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

(一)

微雨的清晨，山岚流动，雾气迷漫。满山的浓绿在白茫茫的雨雾里，洇成了一幅苍茫幽寂的山水画。

雨点打在车顶上，雨刷单调地扫动，这一场雨，又要耽搁今天采摘水果的进度了。今天是2005年6月10日，“连城集团”离客户要求交货的日期已经所剩无几了，从农场回来的水连城，郁闷地看着蜿蜒的弹石山路，机械地操纵着方向盘，小心地绕开一个又一个水坑。

突然，他的视线被停在路旁的一辆熟悉的黑色奔驰牵绊——他又来了吗，在这样的雨天里？

停了车，水连城从汽车座椅背兜里掏出两把备用雨伞，顺着杂草丛生的小路，拾级而上。

寒风料峭的山顶上，一个颀长清癯的身影，在雨雾里，朦胧得忧伤。

水连城鼻子一酸，眼泪也热热地夺眶而出，模糊了视线。那一排排古旧的墓碑、一座座浑圆的坟墓，雕龙刻凤，墓前石狮或立或坐，无不显示了这个家族的显赫。那个修长身影默立的墓碑前，却与众不同地雕刻了一个小小的天使。

洁白的汉白玉，在溶溶的雨光里，静默地散发着莹洁的光芒。天使的翅膀黯然合拢，双眸低垂，面容忧伤，静静守护在洁白的大理石碑旁。石碑上镶嵌着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片里的女孩清纯动人，笑靥如花！

一束鲜红的玫瑰，沾满了雨珠，娇艳欲滴。在玫瑰簇拥的石碑上，那鲜红的“爱女水冰清之墓”七个字，如一把把锋利的尖刀，再一次，一刀刀，深深刺进了水连城伤痕累累的心！水连城这个闻名百里的硬汉子，再一次，不可抑制地流下了铮铮热泪！

他的女儿，是他们全家人，甚至是全乡人的骄傲！那么聪明，那么漂亮！考上美国哈佛大学，方圆几百里，冰清是第一个！冰清是他所有的希望，是他最大的骄傲！即使是在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彝乡，全家人还是把这个女儿看得比儿子还宝贝！可没能料到的是，这么可爱善良的女儿，竟在美国惨遭奸杀！

往事像锋利的尖刀，再一次尖锐地划破了水连城的心。可是，他还是忍住了内

心一阵阵尖锐的刺痛，抹干了脸上的泪，悄声走到了呆立在女儿墓前清癯孤寂的身影后，为他撑开伞，遮住越来越密的雨丝。

感觉到了声响，罗纪才从冥想中回过神来。他转过身，看见了水伯伯泛红的眼睛。

“怎么不打把伞？”水连城责问，却满眼心疼。

罗纪无声地笑了笑。

水连城发现，这孩子还是这样瘦，眼角处居然有了一丝微浅而不易察觉的鱼尾纹！眼泪再一次不由自主地冲出了眼眶，水连城的心，再一次疼痛得颤抖了！

以前的罗纪，没有这种消沉的阴郁。在女儿寄来的照片上，是一个有着开朗笑容的大男孩。凤眉高鼻，英挺俊帅，笑得喜眉朗目，和靓丽动人的女儿站在一起，甚是登对！

接到女儿的噩耗，水连城直飞美国，在罗纪父母的陪同下处理了女儿的后事。回到罗宅时，第一眼便看见了刚出院回家躺在沙发上的罗纪，那样悲痛得几近麻木的他，也被深深震撼了！

现在的罗纪，已不似女儿才出事的那段时间，憔悴得不成形，身体是恢复过来了，可是，心灵可能是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因为现在的罗纪和原来相比，仿佛换了一个人！

还是那样的俊眉朗目，可是，因为消瘦而显得深邃冷峻，因为阴郁而显得拒人千里，曾经那样阳光灿烂的眼眸，也氤氲着深邃的沉郁，如同终年阴暗的潮湿山涧。每一次看见这样缄默忧郁的他，水连城都忍不住为之鼻酸！

“孩子，咱回去吧？衣裳都湿透了，会生病的。”水连城心疼地轻声劝慰，递过雨伞。

罗纪无言地伸出手去，轻轻抚摸墓碑上女友的照片。默立半晌，他才转过身来，接过雨伞，缄默地跟在沉凝的水伯父后面。

山脚下，水连城在那棵大如巨伞的榕树下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他默默地看了一眼满脸淋湿的罗纪，又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了干净的手帕，递了过去。

看罗纪沉默地抹着脸上的雨水，水连城又喑哑地问：“孩子，你什么时候动身回家去？”

闻言，罗纪驻足，手僵在脸上。半晌他才缓缓放下手，摇摇头淡然地说：“不知道。”

“你爸爸昨天还打过电话来，要我劝劝你，希望你回美国。他们很想你。”水连城望向前方起伏连绵的群山，沉重地说，“我也是个父亲，知道失去孩子的痛苦！他们不能没有你！回去吧，孩子，我替清清谢谢你了！这三年里，你为她做的已经够多了。死的人已经死了，我们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你不仅是清清的爱人，你还是你爸妈的儿子！别让他们像我一样伤心，孩子！”

罗纪低下头去，却声音坚定：“伯父，从护送冰清的骨灰回来，踏上飞机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打算再回美国了。”

“可你爸妈不会同意的，他们认为你在胡闹，每次电话里都要我劝你回美国。

就算你不同意回罗氏，回到他们身边就行——孩子，你妈妈很想你，电话里都跟我哭了好几回！”水连城黯然地伸出手去，慈爱地替罗纪抹去头发上的雨珠，“是我们家清儿没这个福气。回去吧，孩子，三年了，你也该为自己打算了。”

“三年的时间太短了，一切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现在我还没有勇气回去面对曾经熟悉的一切，我还需要一点时间——”罗纪咬牙，声音沉郁，深邃的眼里已泪光闪烁，“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我的。”

说到这里，水连城也禁不住泪流满面，心如刀绞！替女儿四方奔走，一次次换律师，一次次上诉，一次次被驳回的不堪往事，鲜血淋漓地再一次涌上心头——

罗纪生生咽下满心翻江倒海的痛苦，竭力平静地继续说道：“冰清说过，考哈佛是为了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方式，帮助您，发展民族工业，报效祖国。可到美国读书后，感受了两国不同的教育方式后她改变了想法。她说，中国要强大，唯有革新教育。她说，中国需要改变的还有很多！我从没回过祖国，也不明白她的痛心疾首，更不明白当时大家都拼命赶课题冰清却要吃力不讨好地跑到教育学院选修教育管理学位，我不支持她，还责备过她。”说到这里，想起当初自己的不理解 and 冰清悲哀的眼神，罗纪的声音暗哑了，“审判结果出来后我才明白，不管我拥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籍，我的皮肤、我的头发都写着，我是中国人！不管我的家族是否富可敌国，自己的民族不强大，种族歧视便仍旧存在。”说到这里，罗纪的声音沉郁了下去，“我终于明白了冰清。”

“冰清的心愿是学成归来，一边帮您打理生意，一边创办一所国际一流的民办大学。”罗纪沉浸在回忆里，声音平静如无语，“冰清说，她要通过人文教育填补国人精神的缺失！”看水伯父震动的表情，罗纪自嘲一笑，“也许很多中国人不觉得中国落后，冰清说过，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妄自尊大，仍然沉湎在几千年前的辉煌历史里，枕着中国地大物博的美梦自我陶醉。”

“在向教育局、教育部申请，在找那些政府部门办理手续，申请贷款，工程招标，做招生广告，包括招聘教师、助教的这些过程中，我不止一次重复过这些话。可是，没有几个人理解我和冰清，更别说远在美国锦衣玉食的父母亲。”罗纪黯然，低下头去，但很快抬起头来，桀骜道：“可我不在乎！就算颠覆了全世界的法则，只要我明白冰清是对的，我就愿意为她撬动那根撼动地球的杠杆！”

回头看着水伯父，罗纪沉郁的眼眸里涌动着温暖的泪水：“我按冰清的心愿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感觉冰清就在我身边，不再孤独，也不再难过，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平和和安乐。”罗纪仰起头，无声地笑了笑，因为可以想象出冰清欣慰甜笑的样子，罗纪的声音也有了温度，“冰清一定很高兴我这么做。”

水连城终于明白，纪儿留下来并不是意气用事，不是消极遁世，而是用心良苦！再一次细细打量纪儿早生的皱纹和清癯的面容，水连城不再有流泪的冲动。第一次，提及亡女，心头涌上了阵阵暖流！但他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无言地，他用力地拍了拍罗纪的肩膀，露出了久违的欣慰笑容。

罗纪也无言，只了然地望向伯父。严峻的面容，清癯而深邃的线条，有着静默的执拗，却更显英气逼人。

水连城在心底叹息，多好的孩子啊！可是，为什么清清就没这个福分呢？心底一时百味杂陈，心潮澎湃。泪，又不可抑制地涌上眼眶，模糊了视线。

抹了一把脸，水连城拍了拍罗纪的肩膀，泪还在眼眶里打转，却尽力扯出一个温暖的笑容：“纪儿，去家里吃饭吧？你好久没回来了。”

“不去了，”罗纪也缀着泪勉强扯出一个微笑，“每次伯母一看到我想起冰清就会哭，我不想再去扰乱她好不容易恢复了的平静。”

“不会的，一家人都惦念着你呢！”

“伯父，我还要赶回赣州督促招生的事儿呢，还有两个月潜能学校就要举行开学典礼了。”罗纪低沉地拒绝了水伯伯的邀请，“伯父，回去吧，我会再来的。”

水连城知道他的脾气执拗，没有再勉强，看他上了车，自己也上了车。是啊，阿秀看见纪儿，又要想起苦命的清儿，又要哭上个把月了！她不能再哭了，医生警告过了，如果再这样下去，会有失明的危险！

长长叹了一口气，水连城心情沉重地发动车子。而前路，烟雾迷离，惆怅得像浓云一样拨不开，挥不去——

罗纪坐进车里，却没有急于发动车子离去。

点燃一支香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沉重地慢慢吐出迷离的烟雾。望着车内弥漫的烟雾，凝重的目光飘向雾气缥缈、山雨空濛的香炉山——苍云浮卷、山色如画，映入眼底的却是黯然神伤——

冰清，你曾对无法体会国画意境的我承诺过，要带我回家乡一起上香炉山赏雨，体验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可是，如今，我来了，你却让我独自一人，形单影只，寂寞无依！可你，却好久都不曾入梦了！苏轼尚有《江城子》可以记梦，我，却连梦都没有一个！

罗纪恍惚地伸出手来，从衬衫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带着体温的那张用真空压膜保护得依然簇新的粉蓝信笺，展开来。那娟秀的笔迹，一笔笔，依然清晰如往昔！

信笺上是冰清抄录的苏轼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那是还在哈佛时，圣诞节时来接冰清去家里过节，见冰清脸上盖了本书睡着了。他很气愤，以为好好的圣诞节还不人道地要赶什么课题，凑近一看，却是金庸的《神雕侠侣》！轻轻拿起来偷偷随手一翻，竟径直翻到了杨过在江南一家小酒店壁上偶见题着这首词那一处。和杨过一样，罗纪但觉情深意真，也随着书中的杨过，随口念了起来。哪料到鬼精灵的冰清却已醒了，待他念完，就扑哧笑出声来，调皮问他：“敢问这位公子何时已娶妻？何时已亡故？”第二天还特地抄录了夹在了还他的书里。

哪里料到，一语成谶！

泪水再次模糊了罗纪的视线——冰清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你离开我有多久了？为什么我感觉真的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呢！

(二)

6月的罅州，是一年之中最美的时候。这座高原水乡城市，不但有着清亮明净的高原湖泊，还有着矿石折射出来的炫人莹彩。罅州，是美丽而富饶的！

罅州一中，就坐落在罅州最著名的状元桥畔，睡莲灼灼，垂柳依依。作为罅州历史最久远的学府，罅州一中古香古色，不定睛细瞧那匾上烫金的“罅州一中”四个字，外地游客都误以为又是哪一处历史遗迹、风景名胜。所以经常有游客误闯门卫室询问哪里买门票？这是一中校长高河除了升学率全省名列前茅之外最引以为傲的！

但是，一向怡然自得的高校长此刻却在办公室里气极败坏地来回踱步。他背着手，打着摩丝的头发表丝不苟地统一边疆支援中央。稀疏的头发彰显了一中在全省名列前茅他所付出的心血。此时，一向春风满面的胖脸上却山雨欲来阴云密布。

因为刚才，他的上级领导和同仁——罅州教育局基建科卫建国科长和他的妻子、罅州一小的王亚梅校长为了女儿卫婷婷的事儿把状都告到了他跟前了！

而王亚梅校长余愤未平的怒火，似乎还在办公室里弥漫着：“……还有，高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你应该把好学校人事关，不要把什么污七杂八的渣子都拿进来，要本着为学生前途着想的办事原则……”想想他高河可是闽江省教育界赫赫有名的大明星，簇拥他的从来都是鲜花和掌声，今天却为了一个下属而颜面扫地！高河的眉头不由得拧成了天津麻花。

段长天副校长沉默地抽着烟，板着脸，滴水不沾，一言不发，看着他的老板晃来晃去，头都晕了。茶杯口袅袅热气已散，墙上的挂钟发出单调的嗒嗒声，气氛冷到了极点。

终于，走廊上远远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高河停下了脚步，段长天摁熄了烟蒂，目光都一齐射向了门口。

等了半晌，两人都快坐不住了，一只白皙秀气的手才迟疑地从门口伸了出来，在敞开的门上敲了敲。顿了顿，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明亮灼人地探了出来，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张白皙明净的脸探了出来，因为她的黑发披了下来，如子夜一般，反衬得她白皙的皮肤仿佛透明，在逆光下，其他五官都隐在了光晕里，只有一双子夜般乌黑闪亮的大眼睛明亮灼人地突现出来。

贼头贼脑的，做贼心虚吧？每次叫她来办公室都这样，好像老鼠见猫似的，一点儿也没有为人师表的样子，真是丢脸死了！高河皱着眉，声如洪钟：“小颜吗？进来！”

颜夕探头探脑地走了进来，她的眼睛不是特别大，却明净得像秋夜星空里灿烂的星星；她的眉毛不是特别秀气，衬着她星星似的眼睛恰如一弯新月；她的鼻子不

是特别挺，却恰到好处可爱地微翘；她的嘴唇不是特别小巧，那抹淡淡的嫣红，像晨曦微露的迷糊，更显得她白皙明净的脸纯净雅然如白云初岫、雨后蔷薇。

段长天对她露出一贯亲切的微笑，高河却不由皱眉——她这身上穿的是什
么啊！一条简单得款式都没有的白裙、白布鞋上居然画着漫画！头发也不干净利落地扎起来，披头散发的成何体统？而且虽然不细看看不出来，她居然把头发染了色！这更平添了高河汹涌在心头的怒气。

“嗯，校长，您找我？”颜夕吞吞吐吐地探询问道，眉头紧皱，一副大伤脑筋的模样。

“我问你，为什么把卫婷婷的‘三好生’名额给退掉了？还在明年保送生候选名单里增加了石天？你到底在干什么？那个石天，就知道写点狗屁文章，不务正业，思想品德都有问题，这样的学生能保送吗？再说了，你以为你是谁？一中校长？你说了算？”高河没有称呼，背着手威严地喝问道，像机关枪一样咄咄逼人。

像被锁在将要燃烧的火药库，紧张和不安顿时铺天盖地向颜夕袭来，颜夕不禁打了个寒战。

高河积压已久的怒气似山洪爆发，一发不可收拾：“麻烦你给我们好好讲讲这是什么玩意儿？怨我们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说完便将手里的作业本往颜夕脸上重重一甩。

本子从颜夕的脸上擦过，掉落一地。

“高校长！”段长天没料到高河到此时还会有这样大的火气，竟然做出这样有失师表的事情来！

可高河仍理直气壮地瞪着颜夕，犀利的目光，似两把锋利的尖刀，寒光森森：“看看你都布置了些什么作业？跟教学大纲根本不沾边嘛！你怎么对得起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

脸像火烧一样灼痛，颜夕目瞪口呆地看着凶巴巴的校长！从小长这么大，她还没有被人这样羞辱过。

颜夕看了看散落一地的本子，强忍住流泪的冲动，抬起头，正视着高河，不卑不亢道：“校长，‘三好生’名额是学生自己民主讨论后决定退掉的。他们说，‘三好生’只是表彰和肯定了少数学生，却打击和否定了多数学生的积极性，所以应当废除。我想也对，从社会和人的多样化角度来看，有没有必要对每个学生都提出所有科目全面发展的要求是值得质疑的。我们的教育，已经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对立起来，只承认和肯定全科优生，却否定和歧视其他学生，甚至棒杀了那些难能可贵的单科天才！我想，我们的教育本身就出了问题，所以就同意了。”

高河气得眼珠都要瞪出来：“反了，反了！段副你听听，她要自己做主了，她真反了！”又瞪着颜夕咆哮道，“评选三好生不仅仅是对三好生的一种鼓励，它更大的作用在于树立榜样，鼓励大家争当先进。这是我们中国教育的传统！如果对学生没有好处，它能作为一种传统延续至今吗？难道你瞎了，看不见各行各业都在评优评先进吗？不树榜样，不争第一，难道都鼓励中国人去争落后争平庸，甩尾巴？可这样能发展吗？能颂清扬廉吗？能弘扬正气吗？真是的，堂堂耀州一中，岂容你

这般糟蹋!”

看见高河气恼得大叫，颜夕不敢强词夺理，却温而不顺地说：“我只是说，荣誉应当是多渠道激励孩子们的心灵和人格，而不应当过于单一地依附于各科目学习成绩，用分数论英雄好坏!”

高河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么个黄毛丫头会和他讲教育学理论，终于忍了一下：“那你说，拿什么论呢?”

颜夕冷静了下来：“高校长，将全科优秀和‘全面发展’定为成功标志和择才标准，就意味着学生们将耗费毕生力气去死记硬背那些远离生活的抽象概念，意味着学生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独立思考，意味着不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质疑权威。现在，教育考试的目标简单得只剩下了分数和升学，学科竞赛的目标短浅得只有了获奖和荣誉，可这些目标有用吗，能在未知领域里破纪录吗？能为中国培养创造性人才吗？高校长，我们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导向出了问题，把孩子们引到重复累赘的知识积累上了！我们的孩子，远离生活、远离实践，花十多年的青春，就学会了通过记忆完成考试任务的一种能力！你看中国，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诺贝尔科技奖！同是教育工作者，我希望高校长也能为中国的教育说说话！”

“没这么夸张吧？中国有没有诺贝尔奖还有科技要怎样发展轮得到你来操心？小颜，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真是烟州一中建校几十年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株奇葩啊！我要告诉你，你只是一名老师，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身份，摆正自己的位置！你的责任就是把学生的成绩搞上去！把学生送进大学，送进名牌大学！”当着段副校长被下属顶撞，高河感到颜面无存，不由得恼羞成怒又提高了音量，然后又背着手威严地下了结论，“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高二（3）班的三好生和保送大学名额仍定为联考第一名的卫婷婷！”

不料颜夕却不识时务：“高校长，我认为，高考鼓励的是各门功课齐头并进的学生，却淘汰了那些不被高考认可却为社会所急需的专门人才，所以，最应该保送的，应该是与主流教育有偏差的一些特殊人才。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些偏才中，奇才的比例非常高，他们往往才是真正的专门人才，其研究能力和创造发明能力比那些各门功课都齐头并进却一无所长的全科优生更为突出，而且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卫婷婷不用保送也可以考上名牌大学，就把这个学习机会让给石天吧，校长？”

“小颜，你有病呀，你以为我是国家领导人吗？你是要我在烟州一中开先河，让所有学生都去偏科吗？”高河愤恨交加。

“实际生活中人才类型是多种多样的，社会也需要符合各行各业要求的多元化人才，所以，考试和考试的评分标准都该向多样化发展！高校长，开这个先河，你也可以大有所为呀！”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

“你不是来这里教书的，我请你最好将教学大纲背下来！颜夕同志！”高河沉重地叹了口气，“我看你连教学目标都搞不清楚！这样下去，再好的苗子也会被你毁了！现在，你给我出去！”

高河尖锐的话语如一记清亮的耳光，颜夕只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灼热，涨红了

脸，又嗫嚅开口，想要辩解：“校长——”

“我叫你出去！听不懂中国话吗？”看见下课的老师们闻声好奇地聚集在窗口窥探，高河恼羞成怒地呵斥道，“颜老师，我郑重地请你在发言之前先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摆正自己的位置！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我很忙，没工夫听你上课，我不是你的学生！”

所有的目光像箭，恨不得把人刺得千疮百孔。颜夕眼中一热，脑中一片空白，怔在了原地。

“还有我要通知你一件事，下学期教育改革一中是试点中学，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再搞什么花样。还有，教书是盘良心活计，希望你拿出责任心和良心，认真地对待你的工作！”高河背着手严厉地说。

颜夕感到心里堵塞着的热血哗然冲上了脑门，脸上滚烫如着了火！薄薄皮肤下好似万千血管嘭然胀破，又辣又痛好似生生挨了重重一记耳光，只觉无地自容，泪似决了堤的洪水轰然涌出眼眶！

段长天副校长不忍，对颜夕劝道：“小颜，出去吧！”

课间的校园笑语喧哗，是学校最富生命力的时刻，是颜夕最爱的画面。可是泪眼朦胧的她隔着这一层热热的泪光却沉重得挪不开脚步。楼前一排排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在6月骄阳下晃动着熠熠刺目的白光。上课铃响了，琅琅书声从明亮整洁的教学楼那边传来，几步之差，为什么，却感觉遥不可及？

(三)

车在回烟台城的高速路上行驶着，密急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拍打着挡风玻璃，一点一滴，重重地敲在罗纪心上。

朦胧的雨光里，罗纪的目光也朦胧了。车内静静地弥漫着清冽的淡淡芳香，是罗纪心底最柔软的记忆——茉莉的清香，熟悉的味道，冰清的味道——

难忘她蜜色的肌肤，明媚的黑眼睛闪耀在子夜似的黑缎长发里。纤曼的风姿，窈窕的身段，一种古老馥郁、摇曳深幽的中国味便深深弥漫在她的举手投足间，俘虏了所有男士，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所有曾经惊鸿一瞥的男士：同学、教授、同乡、路人——冰清宿舍门口的鲜花常堆积如山，电话更是响个不停，扰得她不得安宁，干脆拔了电话线。感情上有洁癖又专心学业的她对所有的邀请一律说No，惟独对自己例外！

想到这里，罗纪唇角忍不住愉快上扬。想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准确无误地领会了“一见钟情”这个词的含义，罗纪含笑，泪却沁出了眼眶。

同是哈佛商学院的大一新生，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听全世界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之一赖恩斯教授的讲座。

那天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她早早认了座位，准备了采访机录音和掌上电脑，只为把大师的精华一并连毛带皮全吞了，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经验立马传真给阿爸，好把阿爸的“连城集团”再扩大规模。中国不是已加入世贸组织了吗？那正

好蛟龙下水大显神通了！

所以她兴致勃勃，万事皆备，惟恐百密一疏，稍有遗漏！哪知右边坐的竟是同系对她穷追猛攻的花痴杰瑞，大师还没出场他就开始了演讲，滔滔不绝如黄河之水。水冰清声色俱厉地郑重警告他不要再出声，可大师都已开始出场做开场白，她却只能徒劳地看大师微笑着一张一翕地讲哑剧！

她生气地一拳揍在了杰瑞苍蝇似嗡嗡叫个不停的嘴巴上，杰瑞“噢噢”了几声在水冰清冷冽似千年冰川的注目下竟捂着鼻子不敢出声了——世界终于清静了！

冰清满意地回过头来，却不期撞见了一张讶然带笑的脸。

冰清怔住了，原来前排的这个男生这样英俊！剑眉高鼻，凤眼薄唇，宽阔坚实的肩背，浓郁的黑发鬓角整齐，轮廓开朗，一望便知不是那种心事重重的日本人，也不是那种拘束严谨的韩国人。她大有好感，是中国同胞！以前怎么没有见过？

她挑高眉毛，抬高下巴看他，眼底却已溢出盈盈笑意。

他也挑高眉毛，用下巴看她，眼底也是隐忍不住的笑意。

“罗纪。”他先开了口，带着一点绕舌的温软。

“水冰清。”她喜欢他这种方式。直接、明了。

“久仰大名，如雷贯耳，闻名不如见面。”她铁定他是看多了中国功夫片，拿一些江湖行话卖弄他的中文底子。但见他英俊的脸上满是揶揄的笑，方才警觉刚才的失态，刷地红了脸颊，低下头去。

杰瑞见水冰清深红如玫瑰的俏脸，不禁困惑，这小子到底说了些什么呀？竟然两三句话就融化了这冰山美人！

大师果真是大师，才开口就赢得了满堂掌声。看见旁边愤怒不满的蓝眼睛、灰眼睛、绿眼睛已发出了警告，罗纪只好噤声。只见水冰清已避开了他的目光，专注地开始录音记笔记。罗纪转回身。大师精彩的演讲他一句也没听进去，只焦急地在心里一遍遍演练讲座结束后应该怎么开口邀请她吃晚饭，去哪家中国餐馆好呢？听说她是南方人，那么应该会吃辣吧？他是喜欢吃辣的，滇菜川菜湘菜都是最爱，她大概还不知道还有滇菜馆吧？给她一个惊喜！

讲座才结束，众人仍在奋力鼓掌，罗纪就已转身开始了他的邀请“演讲”，虽然非常紧张，却说得平淡自然：“水冰清，喜欢吃滇菜吗？”

水冰清低头只顾奋力收拾东西要逃离现场，杰瑞已经开始对她“口水洗脸”了，她想也不想就大声回答：“喜欢！”

转头对杰瑞说 Sorry，说完逃一般拉起罗纪的手就跑，不管杰瑞在后边的喋喋不休。

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是这样有趣，也是冰清调皮的一面第一次展现在异性面前——

那是罗纪生命里最灿烂的片断，明媚得只记得暖暖的阳光。以至于至今想起，心也会在痛苦的回忆中泛滥不曾褪色的甜蜜！

曾经罗纪以为，生命的历程就会这样甜美地一直走下去了，执子之手，相牵到老。可是，他没想到，这样的甜蜜，以至于最后连伤口都不愿意愈合！

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以至于现在看见月亮太圆，他就会不可抑制地心痛——

那个周末晚上，平日学业紧张的他们，终于可以不熬夜赶课题，难得忙里偷闲。早上睡了个渴念已久的懒觉，中午俩人开车去海边游泳，过后一起去“Love house”吃了烛光晚餐。冰清坚持着付了钱，说俩人相交这么久，她还没有请罗纪吃过一次饭呢！吃完饭，罗纪坚持要请冰清看完电影才送她回宿舍。他只是舍不得这么美好的时光这么快就结束。看完电影，罗纪依依不舍地送冰清回了她在学院附近和同学合租的宿舍。当看到舍友不在，罗纪耍赖，开玩笑不走了，被冰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踢”出了宿舍。

罗纪永远不会忘记，看见他孩子气地生气嘟嘴时，冰清打开窗子，伸出头来，给了他补偿的甜蜜一吻。

罗纪永远不会忘记，她的皮肤被明亮的月光染上了一层晶莹的月华，那么清冷。那双星星似美丽的大眼睛对他眨呀眨的，他分明看见了 she 眼底的依恋。可是，正因为太爱她，所以他被她脸上的娇羞和矜持镇压下了留下的冲动。她是那么的美好，完美如神祇！以至于他没有勇气违抗她的拒绝。至今追悔不已！

他一步一步回头地拾级而下，却没料到，他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出了冰清的生命！

第二天一早，按捺不住潮水一样席卷的相思，仿佛心有感应一样，他没听她昨晚的吩咐好好睡觉休息，而是早早来到她的宿舍楼下等候。

不忍打扰她的睡眠，一直守到红日破天云光大亮，鸟鸣啾啾，他才含笑拨通了她的电话，却奇怪地发现，她的电话居然没有关机。因为知道冰清睡觉是一定拔了电话线又关了手机的，连打几通都不接，不样的感觉突然席卷了他。他冲上楼去敲门，没有响应。破门而入却空无一人，他立即报警。因时间不够，不能马上立案。他发疯一样四处寻找，发动家人和所有关系网，问遍所有同学，却没有任何消息！

在繁华的城市、拥挤的人群中，冰清像晨露一样，人间蒸发了！罗纪幸福的城堡开始在焦虑与痛苦中慢慢沦陷！可是他强迫自己不眠不休地满世界寻找，红了眼睛，哑了声音，脚步蹒跚地捍卫着、挺立着，他不肯接受那个可怕的揣测！直至警局来电要他去认尸，他的城堡，终于在白布掀开的瞬间，轰然倒塌！

世界仿佛一瞬间堕入了冰窖。

在看到冰清苍白的脸和枯如败叶的嘴唇时，罗纪听到了在血管里突突暴跳的血液瞬间格格直响，冻成冰块！他不能动弹，不能思考，甚至不能呼吸！脑子瞬间空白，他就这样无声地倒了下去。

在一片白色中醒来，罗纪有片刻的恍惚。当他茫然的目光与母亲的泪眼相对时，心痛才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猝然扎进他的心脏！

因为路途遥远，只能将冰清火化。当接到通知前来美国处理女儿后事的水连城在罗纪父母的陪同下捧着冰清骨灰回到家里时，刚被哥哥从医院接回家的他在看到水伯父手里的木匣时，他感到他虚如纸灰的心，也化成了灰烬。

因为怕罗纪感情用事，所以抢在罗纪出院之前将冰清火化。可是，他们却不能阻止他在法庭上感情用事。当他不能遏制心中的悲愤冲向被告席痛殴那些人渣时，被告律师竟然控告他严重威胁了被告的生命安全！